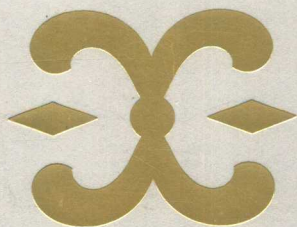


上河·文化生活译丛*主编 陶东风 副主编 郑以然



Éloge
de
l'infini

无限颂
谈思想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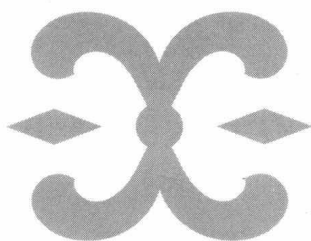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刘成富 房美 译

PHILIPPE SOLLERS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上河·文化生活译丛* 主编 陶东风 副主编 郑以然



无限颂

谈思想文化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刘成富 房美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限颂. 谈思想文化 /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著;
刘成富, 房美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49-3209-1

I. ①无… II. ①菲… ②刘… ③房… III. ①随笔—
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8377 号

Philippe Sollers

Éloge de l'infini

Copyright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1, 2003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HNUP

All rights reserved

豫著许可备字 -2015-A-00000273

无限颂. 谈思想文化

著 者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译 者 刘成富 房 美

责任编辑 萧 歌 张引弘

责任校对 杨全强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64千字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录

1	另一个威尼斯
34	耶稣会传教纪事
48	爱欲之躯
62	波尔多 2936
65	暴力的阿波罗
69	永远的尼采
75	何以误读天才
80	巴黎的小女人
85	红背心
88	意大利的力量
93	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
97	《5 月风暴》，就在明天！
105	中国之道
110	《易经》
113	神秘的统治
117	中国天堂
122	上帝的风格

127	伟大的奥古斯丁
133	美国部队
138	莫妮卡
141	被粉碎的女人
149	总统与《圣经》
153	奇怪的反教皇运动
156	耶稣事件
164	永别了，二十世纪！
171	爱情的新密码
178	未来的身体
182	论媒体的多元化
186	发了霉的法国
191	战争与词语
196	山达基教
202	正统的新思想者
208	《女人们》……《秘密》
219	身体
232	波朗的游戏
252	德国革命
258	历史的飞跃
270	穿越二十世纪
278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285	庸俗
292	羞耻
294	情色之失
316	无神论存在否？

347	身体的风格
362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373	变幻的海德格尔
384	战争日记
398	财富颂

另一个威尼斯

太少，太少了：对于一切有关这座城市的文字、展示、梦想或想象，威尼斯会这样说。随后，她一如既往，破浪前行，而非随波逐流。正如世人每隔一段时间忧心忡忡的预言，而这种担忧犹如复仇的欲望。在十九世纪，威尼斯被视为断壁残垣，一片逐渐没落的废墟，甚至是死神的代名词。历史，真正的历史，在别处向着既定的未来飞速前进。然而随着威尼斯的回归，疑问的声音也接踵而至：这座城市，更确切地说，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复制品，难道不是留在历史中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未来呢？我们的现在能不能像过去那样，重新散发出令人始料未及又令人担心的光芒呢？我们赋予这座城市无数刻板的印象，譬如：蜜月旅行、情感小说、压抑的歌曲与电影，那又有什么用呢？失恋岁月中的威尼斯，令人伤神的威尼斯，失落天堂的威尼斯……这番怀旧的思想是旅游业的古老根基，我们又如何能使之得以延续呢？打造成博物馆之城的威尼斯

吗？当然是，但必须还要有一些其他条件。必须开几次研讨会、几届年会、几场峰会，办几场双年展、几次文化活动、几轮酒会，要邀请一些明星，要组织一些派对，特别是照片，拍了还要拍。如果要考虑这座神奇之城的现状与内涵，那就不行了，那太难了，就连我们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即便死亡遁形，景观仍在继续。许久以来，大家都明白死亡与景观其实是一回事。

通常，威尼斯之谜在于十八世纪末。1797年，拿破仑（“我将成为威尼斯的阿提拉！”）把这座城市卖给奥地利人却分文不取的时候，其实已经清算了一笔旧账，了却了一桩宿怨（就像之后希特勒之于维也纳、斯大林之于波兰一样）。独裁者们总是一个样：他们希望历史能从自己开始写起。历史让他们心烦。数年当中，被占领的威尼斯苟延残喘，每况愈下，如囚徒身陷囹圄，没落的后果似乎已无法挽回。谁还认识蒙特威尔第和维瓦尔第？谁还能想起乔尔乔内、提香、丁托列托、委罗内塞、提埃坡罗和格拉蒂？又有谁读过卡萨诺瓦？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寥寥无几。^[1]奇怪的是，二十世纪的重大灾难对威尼斯来说却成了一场缓慢的复苏，一段被遗忘

[1] “1938年的时候，大家对维瓦尔第所知甚少。为数不多的几位专家（至多五六个）对他的作品仅有模糊的印象。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位看过他的全部作品。他的大部分作品目前保存在都灵和德累斯顿。对于波切里尼，这项工作更为艰难。我甚至不知道他的作品现在在哪里。我也怀疑有没有人知道。”（艾兹拉·庞德）庞德的整部作品不断提到威尼斯。他写了以下一番话，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应该通过读书从而扩大我们的权力。每位读者都应该朝气蓬勃。而书本就像他们手中的光球。”跟斯特拉文斯基一样，庞德也葬在威尼斯。——原作者注（文中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的历史的回归。由此我们理解了那些画家（透纳^[1]、马奈和莫奈）：他们比所有人明白得都要早。就连一位法国作家也先行了一步：普鲁斯特读了拉斯金，来到威尼斯才明白：真正的答案、真正的中心、隐藏的秘密和失而复得的时光都隐匿于此。当时正值 1900 年，莫奈著名的画作都是于 1908 年在此完成的。威尼斯，或是说是一次新的体验：时光终于不被虚度，视角更加丰富，色彩相互叠加，生活充满快乐。这场运动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在如其他商品一样，在成为宽泛意义上的广告分支之前，摄影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项抵抗行动。威尼斯凭借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照片重新名扬四海，外国人带着欣喜与质疑一点一点地发掘了这个世外桃源。譬如 1841 年的时候，拉斯金在威尼斯目睹了第一批达盖尔相片的诞生。它们就像“一位法国艺术家，造出一些闪闪发光的小纸片，透过透镜还能看到一条大运河和圣马可广场，就像魔术师把真实生活移植到一个神奇的国度里”。拉斯金记载道，这些小纸片“是小型珍宝，每一张都值一个拿破仑金币”。拉斯金并不把摄影放在眼里，他固然有自己的理由，却犯了个错误。正是得益于这些通常不留名的摄影师，威尼斯才得以凭借幽灵一样的恐怖印象让人生畏。出版商费迪南多·翁加尼亚的彩图版书籍（1878

[1]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是英国最为著名，技艺最为精湛的画家之一。

年至1896年间出版的《圣马可大教堂的祭坛、文物与雕塑》、1890年至1892年间出版的《威尼斯的街巷与水道》），正是这座炼狱在此期间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让我们铭记一个标志性的日期：1902年7月14日，大钟楼轰然倒塌，它的瓦砾以及它的重建标志着另一个威尼斯重返舞台，这个威尼斯无法战胜、强大恢宏。

“傍晚，”普鲁斯特写道，“我独自一人步出旅馆，在这座迷人的城市里徜徉，有时置身于一些我从未去过的街区，好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人物。在我信步漫游的路上，常常会发现一个我不知其名的宽阔广场，没有一个游客也没有一本旅游指南向我提起过。我进入纵横交错的小街织成的网络……”^[1]普鲁斯特见到了古老的大钟楼和金色的天使：“在太阳照耀下，流光溢彩使人无法定睛注视，张开的双臂仿佛在向我许诺，半小时后我在小广场上将领略到无上快乐，这一许诺比它从前向虔诚的人们所做的许诺更为切实可靠……”^[2]

普鲁斯特所说不错：威尼斯宛若一位天使，这是他每一部作品带来的福音，他的作品在威尼斯初露端倪，逐渐成形，最终结出果实；总的来说，威尼斯也是他的作品受洗的地方（圣马可的圣洗堂是普鲁斯特心中的圣殿）。“我乘坐的轻舟顺着小运河行驶，仿佛有

[1] 译文引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6）女逃亡者》，刘方、陆秉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30页。

[2] 同上，第202页。

一只神秘的精灵之手指引着我，在这座东方城市的曲曲弯弯的水道中前行。随着小船向前行驶，水道好像为我在城区中心开出一条路，城区被这些水道分割成若干小块，一座座带着摩尔式窗户的高大房屋之间，有一条任意开凿出来的细小水路把它们隔开；船儿所经之处，前方水面上总闪耀着一线阳光，顺着河道为它开的路向前移动，就好像是那位神奇的向导手执一支蜡烛为我照明。可以想象，那些被小水道隔开的贫寒房舍本来可能连成密集的一片，房屋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空余的地方。这样，教堂的钟楼或花园的葡萄架便垂直地突出在河上，宛如被水淹没后的城市景象……”^[1]在威尼斯这座从《一千零一夜》中走出的天主教城市里（但也正是威尼斯人达·彭特给唐璜找到了一千零三个女人的药方），普鲁斯特重温了他童年痛心的回忆（贡布雷等等）和他面对爱情妒火折磨的超脱（阿尔贝蒂娜撒手人寰，他从中缓过神来），在某种程度上，他娶的妻子就像他母亲一样，虽然已经去世却无法磨灭，他深深地扎根于救世主式的回忆与艺术观中。剩下的都是些迷惘、混沌、预谋已久的毁灭、尘世间的幻想和像威尼斯一样骗人耳目的地狱，也就是说，剩下的是有待完成的作品。威尼斯并不在“那儿”，而是来自“天上”，就像在某一个巴黎的夜晚，卡萨诺瓦在巴黎歌剧院对正在发呆的蓬巴度夫人说的那样（“你从那儿来？”“夫人，威尼斯不在那儿，在天上。”）。时间和空间皆有“顶”——威尼斯。

[1]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6）女逃亡者》，第205—206页。

确实，在威尼斯，空间自身无限循环，或许在飞机上才可以稍加质疑。不然无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水上，威尼斯都像是绕成8字的莫比乌斯环，内部与外部不停地相互转化。迷失方向是常有的事，时不时就会来一次。空间经常被弯曲，但却未导致任何混乱的情况。空间就像棋盘一样，通过镜面对照被放大了一倍。运河、木桩、小路、码头、船只、广场、桥梁、水井，甚至是石板地面，都给规则的几何排布增色不少。而时间在每一个瞬间只能是垂直的，层层堆叠，迅速翻过，扬起尘埃，摊开着。威尼斯道路交织，没有目的地自给自足；它似一座时钟，每一个小时都一样。来威尼斯，事先的计划被抛到脑后，地平线也被推得很远，想要理解他人的心态都是妄测，面具与人脸相重叠，根本不需要狂欢节。简单说来，如果大家同意这么说的话，人的身体在威尼斯再一次被激发，而那些有意不看或不听的人与社会洪流中的不安分子都被排除在外，这群人不知道或不想去威尼斯，他们现在不想去，将来也不会去。存在于此就是一门艺术，威尼斯让每个人都给自己下了赌注：如若不然，要么被抛弃，要么成为装饰。

让我们穿过一座座岛屿，再靠近一些。正是这片岛屿在远处为其中某个地方将来的繁荣盛况埋下了伏笔。威尼斯光芒四射的力量就蕴藏在散落的岛屿之中。在这群被水淹没的小块陆地上，在一块块扁平的石柱和哨兵之间。我们仿佛置身于被重新安排的希腊国土之上。威尼斯人一直提防拜占庭之风卷土重来，但他们却在古罗马

人征战中不断发展，他们一直在远眺，站在一个椭圆的焦点上，另一个焦点则是罗马。罗马则象征中央集权和权威，也可能象征着审查制度、茫茫人海和岩石。在罗马，人们用通用的语言翻译世上的事情，有人在那里等待时机，有人则妥协（确实应该），有人还在等待。威尼斯的航海员和商人成千上万次进进出出，直到后来我们才一点点发现，他们把纹路纵横的水港变成一片有着海绵纹理的天地。威尼斯正是为此而设置的：为这缺席的大多数，为那些暗物质，为这可见存在中百分之九十的中空而苦心设计的。到处都是环礁湖和空穴，人满为患的地方摩肩接踵，空旷处也熙熙攘攘。它在呼吸，在敲打，在抵消自己的力量，按照呼吸塑成自己的模样。追根究底，这是座圣灵的城市。那里的所有人都在谈论圣体，谈论减轻罪恶、谈论耶稣升天、谈论升华、谈论圣母升天、谈论断奏的音符、谈论音符的滑动、谈论悬浮、谈论暂停神职。城市徽章上是圣马可的飞狮，然而相比白鸽，它更像一只海鸥，像犹太岛上永不疲倦的海鸥，鸣叫尖锐凶残，震慑人心，又清晰无比。如此富丽堂皇的盛景怎能逃脱撒旦的魔爪？它需要专门的庇护、来自心底的祈福和上帝挑选的暗号。

一天晚上，在安康圣母大教堂，我看到几十个人在做祷告。他们手捧蜡烛，为消除鼠疫而祈祷。2000年，万国博览会计划在此动工，这个黑手党般的计划在当时犹如横痃病一般：大兴土木，搅得地底下不得安宁，在圣马可广场上修建地铁和缆车，以创造就业

机会为借口发展营利性事业，吹嘘着未来，发行新法西斯和新斯大林主义的图册，还有种种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喋喋不休的傀儡们。这就是博览会，拨下数十亿款项，花光了，又拨几十亿，又用完了；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代表们，调查研究署，监察员，酬金，意大利，等等。还有日本，也就是说，渐渐地，全球都隐隐地骚动了起来。博览会！博览会！最终，博览会遭到了抵触，但它的理念却将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一切都应成为展览，没有展览你就活不下去，你的思想就应该是一个展览。在这里，这是自勒班陀战役以来的又一次胜利，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庆祝。威尼斯酿出了自己的解药，她是一个顽固的反展览者。景观，也就是被过度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死亡，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威尼斯，一个封闭的城市。她任由他人将自己定型，任由他人参观和经过，但却容不下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些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而本世纪的末尾，却不了了之）的老照片里记录的时刻更令人动容：突然间，外面聚集了黑压压的一群人，有老有少，情绪激动，他们是为了参加真正的集体活动（他们是少数人。在威尼斯，人是孤独的，与任何地方都不一样）：行走着，列着队，乘船，进行一年一度的哀悼死者的活动。死者长眠于圣米歇尔岛，以前得通过浮桥才能抵达，这座岛屿是威尼斯的一张底片。死者们在远处给予威尼斯力量，与生者一样，他们也在轮回之中，也游荡在海面的某个小岛上。躺倒的棺材，小船，站立的桨手……桨是威尼斯的另一个

徽标，甚至比贡多拉更加合适，它能很快勾起人们对《奥德赛》日渐式微的模糊回忆。尤利西斯是威尼斯人，这毫无疑问。再也没有比威尼斯更适合我阅读荷马和《圣经》的地方了。在这里，词语想要体验，想要发出声音，想要充实自己，想要谈论自己，就像是空气将它们说了出来，它们也仿佛直接从空气中飘散而出：词义、韵律连同乐曲。善用威尼斯吧：挑块属于你的地方，属于你的桥、属于你的小船、码头和花园，待在那里看书或写作。初到威尼斯，我们四处游览，跑遍全城，什么都想看一看。然后，有什么用呢？局部与整体一样，有同样的广度和深度，整体体现在每个细节之处，就像在一本好书、一幅优秀的画作、一支动听的牧歌、一首美妙的协奏曲一样。早晨，上午，中午，下午，黄昏，晚上，深夜，剧院里上演着如此多的独立戏剧。没有任何进展，原地踏步，兜着圈子。海关楼的屋顶尖以及金灿灿的圆球，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如指南针般的恒定。

在威尼斯，哲学家们并不愉快，这不是他们的城市。他们倾向于认为它肤浅、无常、善变、轻浮、放荡、难以捉摸、不恭不敬，不够“德国”味，又太过“希腊”化。萨特感到恼怒。他觉得威尼斯令人窒息、浑身黏腻，有不祥的征兆并且有强烈的母性气质，它的水道里隐匿着蠢蠢欲动的污秽；威尼斯恰好让他联想到阉割。六十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在这里乘船去希腊，他觉得威尼斯甚是乏味，旅游业已使之腐败，只能吸引某个灵感匮乏的艺术家。萨特更

喜欢待在罗马，在那里，或许有一天某个浮出水面的共产主义政党将会取代教皇；海德格尔则十分偏爱提洛岛，他在岛上能与神明直接交流，这并非偶然。或许维特根斯坦会喜欢威尼斯吧？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在《逻辑哲学论》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幸福者的世界与不幸者的世界截然不同。”还有：“如果认为永恒并非无尽的延续而是非时间性，那么活在当下的人便可永生。”再如：“生命难题的解决之道存在于其消失之时。”再如：“说不清、道不明的事的确存在。它显现出来，就成了神秘主义。”事实上，威尼斯是为这些人而造的：岛民，航海者，探险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艺术家，作家和神秘主义者。另一方面，哲学、新闻、政治的传教者，游客，文化、时尚和娱乐贩子，这些人并没有融入这个城市，但却随处可见。然而，轻浮的面具必不可少。这丝毫不会让人反感，也没什么不真诚或不可靠。在我们的胶片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保护措施，就像大风吹起的泡沫一样。白天里一本正经，清心寡欲，晚上则乔装打扮，烂醉如泥：在威尼斯，这一点也不矛盾。这种双重身份甚至是人们所憧憬的。想到路易·阿拉贡因难掩对海上航线之女南希·库纳德的爱，在这里痛苦地烧毁了《捍卫无限》的手稿。我们不禁发笑，但话说回来，他在那儿也算是对两厢厮守的幻想和信仰东正教的乌拉尔山有了成熟的看法。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陪同几个中国人来过这儿。他们从飘满红旗的货船上走下来，船上配有高音喇叭，号召当地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本家及其伪共产主义盟友。这是我最美妙的记忆之一。中国人温和爱笑，他

们一边漫步码头，一边观察鸽子。还会有中国人来这里，他们将取代那些执着于镜头的日本人（我想到其中一个拘谨紧张的日本人，在未动筷之前，他用相机拍下了他那一大盘龙虾）。

你说威尼斯首创了犹太居民区，这太可怕了。确实如此。然而除了在这里，在那些孤立而美丽的犹太教堂中，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更好地感受到犹太教的深邃与美妙。什么？比耶路撒冷更好吗？是的。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人对以赛亚、阿摩司、撒迦利亚这些先知们的话更加深信不疑。而在巴黎，我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过教堂；我不做弥撒。在威尼斯，每天早晚两次祷告，有时只有五分钟，要做的也只是向那些连接水天、遮风避雨的建筑做个普通的手势。现在，你瞧那扇面朝堤岸、挂白帘子的窗户：窗户后面，或许有个人一连几个小时都埋头案边，正在稿纸上写作。或是另一个人，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地待在更远处趸船的一隅，水波轻拍着静止的木筏。正如艾兹拉·庞德在《诗章》的某一篇里所说：“在时光的白翅划过之际学习，这不是一大乐事吗？”他还说：“爱情保持着力量，即使记忆已将它丢失。”不，那些飞机、邮船、电话、电视、交易所行情、电脑或者传真不会改变这里的任何东西。尼采谈到“理查德·瓦格纳死在威尼斯的神圣时刻”。保留这种抒情的语调，我们可以证实在这里有过许多其他的神圣时刻，不一定是死亡的时刻。蒙特威尔第在这里过世，还有提香、阿雷蒂诺和委罗内塞。可怜的卡萨诺瓦，被迫客死他乡，在波西米亚咽下了最后一口